

最後的荒蕪

首先，想問一下：這周日，在新界東北行山，忽然碰到一人很面熟，原來那是陳茂波（發展局局長），你會做些什麼呢？

「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說，郊野公園建屋的建議，觸動香港人的神經。

我們的神經為什麼被觸動？

因為，那遠離煩囂偏又在半小時車程的郊野，是我們心靈上最後的堡壘。

那最後的荒蕪，我們輸不起。

那是我們最後的空間，因為所餘無幾。

那就等如是我們最後時間，因為維持現狀的時間，似乎也所餘無幾。

根據《說文解字》：荒者，空也；蕪者，草掩地也。

引申的意思是「不管」。

荒蕪的美麗，其實說到底，就是「做官的，不要管我」。

「捕獲」周潤發

撰文：張佩芳插圖：Sarene Chan

暫時放下相機

「野山捕獲周潤發」近年成了行山客的口頭禪，在郊野行山徑賞花賞樹享受大自然時，偶遇發哥來張Selfie，開心之餘又為行程添加了「景點」。

發哥喜愛行山，若在香港沒工開，每天都會一身便服一頂cap帽一副太陽鏡就在山上遊走幾小時，「我喜歡鄉郊，第一我喜歡大自然，加上，行山這行為是對身心好有益的運動，在樹林中，空氣清新，負離子好多，每種樹都有不同的香味，可以放鬆神經，是一種自然的安神劑。」

以前，愛攝影的他會駕車帶着大量器材到郊野或行山徑捕捉美景，為了捕捉一張好相，會花上數小時。久而久之，他發覺自己沉醉在等候的過程中，原來忽略了周邊的景色，所以他現在只會行，不影相。「以前我去過的地方，好多已經面目全非，以一個過來人再去，發現已經變了許多，由頭再走一次，已經是另一件事；幾十年後，樹木都長大了，風景靚到不得了。」

發哥的足迹，遍佈香港東南西北，香港的龍脊、香港仔健身徑，大嶼山的大東山、鳳凰徑，大埔的三桠灣、沙螺洞及西貢的蚺蛇尖、嶂上及萬宜水庫等等，都是他常去的地方，「若果你問我，香港郊野最可愛的是什麼？全世界沒有一處地方，好似香港咁，任何郊野公園只須坐半小時車就到，甚至乎有些地方在你住的地區附近。好似獅子山，山腳下就是樂富，只要行上山就是獅子山，好方便，所以香港在全世界都好出名，但香港人都不太珍惜，喜歡在商場行街，許多香港人去慣韓國泰國日本shopping吃東西，知晒垓，但你問他香港水浪窩在哪裏？可能沒有人知，哈哈……」

走了的人 荒了的村

香港地少，近年爲了起屋，城市發展迅速，令「綠地」買少見少，發哥也感到可惜，「其實香港好多鄉郊都有客家村，好似沙螺洞及屏山的原居民，比英國政府更早來到香港。那裏保存了好多歷史價值，但因爲城市發展或者移民，令到有幾百年歷史的村荒廢了，我覺得好可惜。尤其是沙螺洞，我經常在那裏行山，我亦在那裏拍過戲，那一帶有好多動植物及自然生態，那條村有幾百年歷史，住了幾家人，因爲被人收地，要搬走，如果在外國，政府會出好多力去保育，但香港政府就不會，可能土地少，政府認爲犧牲都沒什麼所謂，是很可惜的，希望政府發展之餘，可以保留香港鄉間的文化，這是香港的重要價值。」

每年的秋涼天，到翌年2、3月，發哥說香港的山頭及郊野特別熱鬧，除多了一批爲了準備參加毅行者、The North Face 100及大嶼山100公里的人練跑練氣，一年一度「華山論劍」外，還有因爲韓國日本政府因爲冬天要封山，大批日本及韓國人拿着漁護署的簡介，逐段郊野徑行。

遇見在山上賣豆腐花的人

行山行得多，遇到的人和事不少，最令發哥感到有趣難忘的，是一班幾十歲、背着營幕及煮食工具在山上席地而睡的人。「有次有批人，由麥理浩徑第一段開始行，計劃五天行畢一百公里全程，每天行廿公里就紮營。我撞見他們行第一段，便影了相，中途又撞了一次，前後一共撞見他們三次，他們的同事在第四天，還買了隻燒鵝給他們，鼓勵他們行埋最後一段。我覺得他們好堅毅，冇得頂，我都問了他們拿電話，我說有空都想參加。還有一些國內人士，他們不去『鳩鳴』，反而讀晒所有行山徑資料，逐段逐段行，揸住背囊周山走。有一次，我在九龍坑，遇到一個IT人，他來自深圳，每天行完山就返深圳，即日來回，因爲香港郊野實在太靚，所以他們好嚮往。」

至於芸芸郊野公園中，發哥最喜歡的又是什麼地方？「我喜歡的地方叫嶂上，在麥理浩徑第三段，那裏有一家人已經搬往山下居住，但兒子仍堅持每個星期五，擔幾十斤黃豆到山上，磨豆腐花及豆漿，然後周五在山上睡一晚，周六周日等人嚟，賣給每個周末到那裏行山的市民吃，我不相信這個社會還有這種人；他只是爲了方便你來，吃碗豆腐花，飲杯豆漿。在這一帶的海下呀，西灣呀，西貢的東面，全部如詩如畫，香港人有空可以行一轉；六湖石澗，真是靚到不得了，如果不是這麼美麗，那個『蒙古大王』（『蒙古能源』主席魯連城）都不會買地起間別墅在那裏啦！」

夏天樹林見 冬天山上見

不過，發哥亦提醒大家，天時暑熱，要找適合的路徑，「香港人多些接觸大自然，相當好，但熱天時就得小心些，因爲好曬，或者選些有林蔭的地方行。以前香港政府種了好多樹林徑，現在真的已經成林了，好似大帽山第九段行下去大棠，看紅葉那處啦，全部都是林道，城門水塘亦已經成林，好舒服。行山好，鍛鍊腳骨力及體魄，對健康又好。欣賞風景就什麼也不用理，香港有山、有水、有鄉郊、有城市，好似行上獅子山，上到山頭，後面望見沙田，前面就看到九龍同香港，望一望，豁然開朗。」

最後，發哥更跟大家說，有緣的，「夏天樹林見，冬天山上見！」

由鄉郊瀕死到社區營造

撰文：徐卓華

香港土地劃分的想像以城市與鄉郊分野，鄉郊再分爲鄉村與郊野。三者本應共融並存，保持適度的密度及分擔工商住屋、農業、生態保育及休閒的功能。

2014年，香港1,108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發展土地約佔24%；而67%則爲林地、草地和濕地等郊野用地，當中包括法定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Designated Special Area）44,300公頃（佔全港總面積約40%）；另有農地4,523公頃（約4%）。其中已發展土地面積較1997年的16%增加了五成。香港政府作爲土地供應者及管理者，一直以市場經濟角度出發，將住屋、社會政治以至護老服務種種問題，歸咎於土地的市場供求。佔香港土地最多的鄉郊，淪爲商品式土地供應的倉庫，丁屋發展更令鄉村淪爲另一個物業炒賣的戰場。城市進一步擴展，代表鄉郊的萎縮，而鄉村因各種內外因素，人丁日漸單薄，村廢農荒，被郊野取代，漸漸形成「城」與「郊」的二元對立。

「規劃」與「入侵」

我每天的工作除了建築和設計外，亦會參與城市規劃（Urban Planning）的設計，但反思一下，所謂「城市」規劃，很多時候是紙上談兵地在原有的鄉郊用地，用筆在圖紙上一畫，將原有的生活與生態抹走，變成政府和發展商報告及口袋裏的「數字」，以及城市羣眾對更舒適（及比較便宜）的生活環境的一個憧憬。鄉郊發展，從來只有 Urban Encroachment（城市入侵），將鄉郊發展為城市，而不會有人談及 Rural Planning（鄉郊規劃）。未來將重建為高增值城鎮的鄉郊，沒有規劃，似乎理所當然。

對於土地規劃管理，除了地契，香港政府一直以《城市規劃條例》下的兩類法定圖則《分區計劃大綱圖（Outline Zoning Plan）》和《發展審批地區圖（Development Permission Area Plan）》來控制；屬於廿四個郊野公園的土地並不被包括在上述的法定圖則，而是另以《郊野公園條例》及相關環保法例管理。然而，上述三種規例，並未能完全覆蓋香港所有土地，當中有兩千多公頃七十七幅被郊野公園包圍的私人土地（即「不包括土地」），包括不少已廢棄或接近廢棄的傳統村落、粉嶺高爾夫球場、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潭尾軍營等政府以批租形式出租的單一用途大面積土地。至2010年「大浪西灣事件」（有人揭發有私人公司在「不包括土地」上非法動工興建）後，政府才後知後覺地檢討「不包括土地」的規劃，包括陸續將部分「不包括土地」列入郊野公園或法定圖則內規管。截至2013年，仍有三十幅未被處理。粉嶺高球場土地則因民間團體提出替代新界東北發展方案才令政府回應「將會檢討」，然而土地資源基於公義的另類民間規劃，一直引起不少政商名流反對。

另類鄉郊發展

城市人對於鄉村生活的想像及渴望，於鄉村長期缺乏規管及規劃方向下，發展出金錢至上的「商品化丁屋」，甚至興起以「格仔田」方式分拆出售農地，迎合近年「休閒式農耕」的需求。然而鄉村用地分拆出售，欠缺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及對鄉郊社區文化和歷史的尊重，只以地主角色出現的村民，用的是非永續的發展模式。另一方面，政府以由上而下的土地規劃方式，往往引起村民、大眾及保育團體反對。過去的城市規劃以「推土機式大發展主義」為核心，郊野則以郊野公園側重保育風景生態及提供休閒設施為重心，然而，部分「不包括土地」納入郊野公園及法定圖則的進展，提高了民間及原居民對鄉郊規劃的關注，從而提供了一個契機，讓我們重新審視本土鄉村發展模式。

隨着近年永續發展概念的興起，近年世界各地的「大政府、大基建、大發展」主義，慢慢轉變成更在地、更有效率、更貼近民生的「社區營造」，形成由下而上的自主規劃方式。「社區營造」甚為多元化，包括文化歷史研究、維護與保存、生態維護、社區空間景觀改造、環保、社區安全及地方產業營造等。主要是透過發掘地方特有的資源，改善經營方式，發展地方產業，讓社區居民有穩定的收入，持續進行社區的自主營運及改進。

香港不同民間團體、研究機構甚至個人，開始採納「社區營造」，作為有別於以往的「復鄉計劃」。不少納入郊野公園及法定圖則的「不包括土地」鄉村，歷史悠久，有深厚但被遺忘的社區資源。以2014年才納入分區計劃大綱圖草圖的荔枝窩村為例，是印洲塘內一條有近四百年歷史的客家圍村，全盛時期住有千多人，漁農業自給自足。因為沒有有陸路連繫，村民只能從沙頭角乘船或經烏蛟騰步行進入。上世紀六十年代該村因欠缺發展，大部分村民搬離圍村，只待節日祭祀才返回村落。幸而，村民不時保養各家祖屋，完整地保留村落結構。

活化舊村 以人為本

近年村民回流，希望告老歸田，復耕復鄉，重構鄉與郊的關係。但田園水文系統經近四五十年荒廢，需要大量人手及設施重設，村民苦無資源入手，同時要面對政府由上而下更改荔枝窩村規劃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村民後來與「嘉道理研究所」、「綠田園基金」、「長春社」及「香港鄉郊基金」合作，舉辦「農業復耕及鄉村社區營造計劃」。該計劃筆者亦有參與，除了恢復周邊荒地的農業活動，亦有多元的訓練及研究，範圍包括生態資源考察、社區資產和客家歷史文化研究。村民負責提供文化訓練導賞，從傳統鄉村飲食、兒時逸事，以至客家語言，都一一交流分享，傳承在地的鄉村文化。同時，該計劃的環保和有機生態理念，亦向村民展示了生態社區式鄉郊發展的可行性及優點。

荔枝窩的「社區營造」為多年計劃，成立至今一年多，在村民及參與者互動下，亦慢慢衍生其他與不同團體合作的計劃，如藝術、建築保育計劃等民眾的參與度高等多樣化活動。

最後，望政府積極為「社區營造式鄉村發展」提供政策上的協助，例如容許村民合法經營鄉村旅社及培訓村民從事相關的生態旅遊活動，用多元化的方式，活化鄉村經濟。在藍圖規劃之前，亦應主動協助原村民、保育團體及其他有興趣參與的市民，共同制訂「可持續的復鄉計劃」，包括復修舊屋或適量增建限形的環保房屋，並監管有關賣買（不再是毫無監管的丁屋），創造發展與保育兼容的鄉郊。

「所謂『城市』規劃，很多時候是紙上談兵地在原有的鄉郊用地，用筆在圖紙上一畫，將原有的生活與生態抹走。」

郊野公園的悖論、難題與契機

撰文：陳劍青

我們過往《不是土地供應》及《供不得其所》的土地房屋研究出版，已清楚指出了解決房屋問題與開發郊野公園並無必然關係，亦在不同場合反駁過官方指郊野「無人使用」等悖論，現時又隨着近來官方土地論述的自我破產（如特首出現「虐老」都是因為土地不足），一般公眾已經開始對「地少人多」的土地迷思產生警覺，「土地足夠不足夠」作為郊野爭議的（偽）命題已相對易解。

反而在參與過近年數次有關郊野公園的公共爭議裏，發現有幾道比「土地供應不足」更難解的關鍵問題，值得在此認真思考。

綠地危機 接踵而至

首先是我發現一般公眾其實未必掌握郊野爭議中所指涉的土地類型。現時，郊野公園的土地發展爭議可分兩組。若翻查土地資料，可發現郊野公園內分別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及2008年以後曾出現兩輪的購地潮，開始有各種聞所未聞的私人公司名稱，買入郊野公園當中的偏遠私人農地，以圖地產或丁屋發展。由於以往這些被政府稱為「不包括土地」郊野公園內的私人土地無路可進，過往未得到本地大地產商的青睞。但一些地區人士或富豪開始認識到，原來這些土地存在重大的規劃漏洞，規劃部門在九十年代稱因為「部門資源問題」，並沒有將這些土地納入任何土地用途的規劃（包括不屬郊野公園的規劃範圍）。這些多達七十七幅的私人土地，多處郊野公園，總共約2,076公頃，包括大浪西灣、白臘和鹹田等郊野勝地，成為了二三線土地發展利益的新尋租空間，亦是近年掀起郊野土地保育爭議的第一波。

第二波則是新任特首梁振英班子引起的郊野土地爭議，牽連幅員更為廣闊。上任以後，梁以土地供應不足之名，主張大舉移山填海，開始質疑郊野公園本身的存在價值，尤其大嶼山郊野公園更成為他提出「東大嶼都會」發展計劃的眼中釘。因此郊野環境的破壞，不再只是早年純粹私人投機劍指郊野公園中約二千公頃的私人農地，而是政府正在有論述、有部署地改動佔香港約四成（44,300公頃）的郊野用地，從此郊野公園再不安寧。

為何勇武 為何捍衛

無論以上哪一種土地類型的爭議，香港人對此都顯得出乎意料的「勇武」——郊野公園被開發就像是核心價值被挑戰一樣，反應大，行動快；未必有關注身邊社區的概念卻會憂心遠方的郊野環境；比起其他相若重要的生態環境土地、綠化帶、甚至填海議題顯得分外關切。

我發現這種對郊野公園格外重視的獨特城市文化一直沒有被充分解釋，箇中原因應不僅僅只是由於香港人重視自然環境云云。觀乎2003年因沙士時期，香港人一窩蜂到郊野公園呼吸清新空氣，疫症過後人流又回復正常，要說郊野文化是一套對香港人相當核心普遍的日常生活文化，故此作為香港人必須捍衛，我會對此回答抱很大疑問。

要解釋香港人對郊野公園的情緒，我認為必須先置於七十年代的殖民規劃的歷史脈絡下理解，要知道當時它是如何作為一種緩解香港問題的管治空間，回應過往六七暴動以後政府要發洩躁動青年的康樂活動需要；另一方面亦對應着八十年代的香港前途問題討論，如何透過各種空間規劃（如設置郊野公園、新市鎮、文化中心等），打造出新一代香港本土公民的自豪感（civic pride）。這樣才能部分解釋到為何直到今天，設立多年的郊野公園仍然是香港人賴以自豪的地方，儘管普遍公眾仍然對鄉、村、郊、野概念不分，事前未有去過大浪西灣但仍然會為它在爭議中

高呼「大浪西灣是我們的」。

開天殺「郊」 落地還錢

我們對郊野公園具體認知的違和感，過去亦曾成為不少本土電影的題材。八十年代有兩套有觸及郊野公園主題的新浪潮電影值得參考：1980年上映的《山狗》，劇中一羣青年人到郊野地方露營，樂極忘返之際，終被野人用計殺害，凸顯出「城市人」對郊野蠻荒存在的無知。相類似的，有另一套1984年上映的《生死線》，情節講述一班東坪洲地理考察的中學師生遇上了傳統落後的原住民，因天真的誤會而要進行一場強迫的婚姻，最後廝殺收場。電影不僅含有強烈有關中港關係的政治隱喻，同時亦反映了一直以來普通香港人對郊野公園的想像與現實。

許多普通市民應該想也沒有想過，今日連值得自豪的郊野公園，也可以用作土地開發。可能有人會問，政府為何要這麼藝高人膽大，引起更大的民意反彈？我認為我有一位環境保育界朋友曾說對了。請想一想：當政府連香港最值得保育的地方原來都可以發展，相較之下，其餘「次一等」的環境保育地對公眾來說也就突然顯得沒那麼重要了。不管開發郊野公園是否真的成真，更重要的，是那些變成「次一等」的填海區、改劃綠化帶、開發郊野公園內「不包括土地」的生境，論述處境上已變得更岌岌可危。而事實上，研究開發郊野公園這一綱領，也是在討論上述增加土地供應議程中由發展局局長自行提出的。

你是不是中國人？

從論述方式來看其實無他，現在政府就是透過鼓動一種「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來證成開發郊野的合理性。宣稱「土地不足」，本身就是用來驅使上一代香港人盲目認為城市必須要不斷進行土地開發的民粹政治。

但這不再是所謂「發展與保育的矛盾」，今日發展主義本身亦已迅速變調，我們還未有為郊野公園爭議了解清楚面對的是怎樣的論述結構，對策往往無從談起。現時世界各地的「進階版」發展主義，都會開始抹除推土機的味道，如透過地方營造（Place-Making）、城市文創（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或城市可持續發展（Urban Sustainability）等概念來談發展。但今天我們卻倒退至一種更強硬及急進的土地開發思維，正在提倡一種「剷平山頭塞進人口」就代表進步的發展觀，更會奉之為「香港速度」。如果香港二十世紀已由工業社會走到了城市社會，現在那種發展主義一定是將我們差異多樣的都市退回像一間工廠般管理。

現時這種發展主義更會與國族主義有種曖昧的混合。大嶼山發展委員會的劉炳章有着最是經典的說法，指郊野公園用地是「英國概念」，供貴族「騎馬打獵」，今日再保留已「不合時宜」。姑勿論這純粹是英國概念或用於打獵本身是否事實（事實上郊野公園倒是用來防止本地社羣打獵生火），我們可以看得出發展論述會被上升至國族身份層次的道德問題：支持發展郊野公園的，就是已經人心回歸的中國人；反對開發的，則被打為仍然懷舊戀殖的港英餘孽。發展郊野公園就來得政治正確，關注保育不僅阻礙發展同時更是「政治不正確」，你可能會被問「你究竟是不是中國人」。

多元保育 遍地開花

最後一道難題應是所有關注郊野公園的朋友也關心的：發展主義進化（或退化）了，香港人應如何回應？

在近年的保育爭取中，傳統環團繼續維持作為環境監察者的角色，雖然他們的意見愈來愈被政府邊緣化。但在過程中亦能找到一些建築設計的專業介入，例如大浪西灣事件中有熱心朋友曾提出回購農地的計劃，卻未獲羣眾普遍支持。有些朋友則「與虎謀皮」，希望游說被劃入郊野公園的原居民進行復村，支持原居民將丁屋變為「生態建築」之餘，亦建議成立一些如生態旅遊的社區經濟。面對如此龐大的發展規模，亦有愈來愈多如「行山執垃圾」實踐性的自發行動者，或者走訪各大郊野公園的心靈遊記創作，也是一些近年危機衍生出來的多元實踐。

但我認為比較矚目的，倒是例如大浪西灣事件後間有突擊行動，儘管零星，亦能以景觀及記憶召喚認同及集體羣眾行動，成為了現時保育郊野運動的主軸；另一種愈來愈重要的是一些長期生態紀錄的調查工作，亦在不少郊野公園爭議發揮着關鍵的角色。今天我們如何能夠對應郊野公園不同土地類型的爭議，理解郊野公園背後的城市文化底蘊，按着新樣發展主義的形態，建立更具羣眾基礎及持續的環境運動，近年的保育事件為我們打開了重要的契機。

陳劍青香港浸會大學地理哲學碩士、本土研究社成員，關注香港城市空間問題、鄉郊發展及區域規劃議題。

帶一塊畫板去行山

撰文／插圖：黃進曦

我從小對畫家的印象，就是對着風景寫生。讀中文大學藝術系的時候，接觸很多當代概念性的創作媒介，曾經一度覺得風景寫生是很老土的手法，所以有兩年時間放下了繪畫。

畢業後在火炭租用一間工作室繼續創作，重新拿起畫筆，畫的都是電玩遊戲中的風景。因為當時覺得虛擬影像很當代，作品要反映當代才會得到認同。但後來發覺這樣做作品愈做愈心虛，開始覺得藝術創作不是要順應潮流，而是要對主流作出反應。

於是我到書局買了一本行山書，開始跟着裏面的路線到本港郊外尋幽探秘，帶着畫具面對風景做自己過往覺得老土的事——寫生。

開始了寫生後，我接觸了很多香港的郊野。原來香港不只有煩囂，也有使人獲得平靜、安逸、平衡的生活。起初我是為了畫風景畫而去行山，現在寫生已成為行山的一部分，我透過繪畫與風景對話。每次去寫生，可能陽光猛烈或是狂風猛吹，但正因如此畫出來的畫，跟我距離很近，這份親切感是令我持續創作的理由。

回頭路

撰文／插圖：二犬十一咪

相對於其他動物們——餓了，便吃。倦了，去睡。這份知行合一的心境，人類是有一種難以自辯的慚愧。

我們喜歡自然，習慣利用自然。矛盾地，我們故意在生活中排除自然。

「人類就像隨風搖曳的絲瓜一樣，裝作超然物外的樣子，但事實上他們心中同樣有虛榮心，也有慾望。日常談笑中也不時地顯出好強爭勝的心態。說得刻薄一點，他們其實也和自己平日所痛斥的俗物同屬一丘之貉。」

——夏目漱石《我是貓》

從倫理角度出發，我們理應在羣集中，激勵自己和其他成員互相合作。土地的倫理亦即是我們與土壤、水、植物和動物的共生關係。利己主義把土壤、水、植物和動物變成私有財產。把生命體稱呼為生產物，為了更易於合理化麻木不仁的行為：牛只是牛奶，蜂只是蜂蜜。通通只不過是產品和經濟。

大部分人類認為，需要與其他生命共享資源，只是因為義務。或是希望自己的後代還可以繼續享用自然的好處。對其他動物只是義務，說穿了，我們好像只是由於需要展現高尚之品德——盡量對事物建立一份「慈悲」。同情弱者——只限於那些擁有好歌喉、細小沒害的枝頭鳥。或限於龐然但溫柔的六百磅黃牛，並且不要跑出馬路。我們只因「慈悲」，而不是因為「責任」，才對生活在同一空間下的動物，加以尊重及互相合作。結果，在嚴峻關頭，或需要取捨抉擇時，我們供給其他動物的生存機會，基本是進一步再退兩步。城市化徹底地犧牲他者的生存權利，人類已經取消了和諧共生、互相合作的理想。

老農夫把耕牛野放，他們的子孫卻需要高樓和發展。培養「慈悲」的義務消失，牛的後代必然是被滅絕。還有樣子討好與不討好的昆蟲，賞心悅目的便能留下。標奇立異，臉龐可怖的，需要盡快消失。我們也誤把動物分為善與惡兩類，善的可以生存下來，惡的就沒有價值。價值，是什麼的價值？由誰來決定？

在自然資源私有化之下，土地及在其內生活的有機體，均成為人類獨霸的財產。而主人對財產的處置，只關乎權宜，不關乎對錯。

我們把原生林剷掉一大半，然後把高樓建築，騰出空間，預留一個小露台。隔着落地玻璃窗，隨時啟動空調，坐上高級按摩椅，眺望遠方原生林的殘像。養一隻學舌鳥，放籠中天天為自己歌唱。

燕子翌年回家，發現代代建於祠堂屋簷下的愛巢，已經被水泥填充，換上玻璃幕牆。鄉間人情，面目全非，不知道未來方向。

我們的家，本來由連綿山脈的刺薊、滿目虎尾草、遍野橫生車前子、風中逍遙的蒲公英組成。一百年前被植入移民品種洋紫荊，強悍台灣相思、紅膠木與沒有昆蟲雀鳥喜歡的白千層樹。原住民害羞地躲活於林間——鼬獾豹貓果子狸蝙蝠水獺穿山甲，赤麂紅頰獐松鼠獼猴和箭豬。海豚海龜蛙與蝶螈，及各式各樣的蛇類和鳥兒。從印度坐船來幫忙農夫工作的水牛，千金買其勞累一生的耕牛與肉牛。家豬和野外豬雜交的野豬們。還有過百非自然配種、人工培育的名種商業動物。時而商品、時而同伴、時親暱如家人、又突然被遺棄於寵物回收箱中——就是我們家中的貓狗兔鼠龜。

當然我們理應加入一些曾努力維持自然生態平衡的小生命名字，例如蟑螂、壁虎、馬六等等。以上各列生物，都屬於香港一分子。或土生土長，或移民後代，都是香港的合法居民。

後來，我們如何把密林改變為耕地，以農耕汗水養活了好幾代人？農夫每次下田播種翻土，又翻走了多少昆蟲馬六及蚯蚓的家？我們如何以開山劈石，建設的城市及方便，發揮一個島嶼最大的可能？我們是在多少條生命的死亡下，完成人類的心願？多少生命被傷害，多少物種被滅族？

原始林被大炮的火花燒光以後，我們只用上十數載，把自然變為小鄉村，再建設出小城市。建橋擴路，填海造地的一個島，已經不再是島。島上的多元性動物，開始被困於快速萎縮的生存空間裏。隨着時而善意、時而自私的鄉郊發展，動物居民當然無法入紙申請，爭取過橋開路，擴闊生存空間。就連大遷徙的機會也沒有。其他動物只能捲席於自己狹小的空間，靜待着被遺忘。最終，安靜地無聲的消失與滅絕。

這裏，有大量我們只能懷緬的風景，及奄奄一息殘存偷生的生物。留一小塊的人性情感，慣性犧牲自然。在發展的問題上，彷彿再沒有回頭之路。我們錯把生命變成產品，對本應共生的動物們之吶喊與掙扎，視作天擇與命該。如同大嶼山最後一隻老虎死於亂槍之中，物種的消失來得是否急匆匆了一點？

我們把佈滿堅強粗獷的含羞草荒野剷平了，留一棵含羞草置於陶瓷花盆裏，擺放於自家石屎窗台上。數千年前，狼洞悉與人為伴，能免於飢餓及滅絕。出盡氣力改變基因，把身上的圖案改良，製造出討人歡喜的外觀。

但是，如果有一天……因為人類與土地不倫，互相不生。或我們把霸道與縱慾的品質繼續，而導致其他動物一一被消失。我們——人類，定不會獨善其身，隨即或不久便步向死亡。

那時候，自然將再次取回土地，重新建立起她話事權來。

「留一小塊的人性情感，慣性犧牲自然。在發展的問題上，彷彿再沒有回頭之路。」

二犬十一咪從事藝術及文字創作，愛閱讀自然。獲香港藝術雙年獎，作品展於英國、西班牙、葡萄牙、瑞士、法國、美國、日本及新加坡等。致力香港動物權益發展。

畫花·惹塵·身份

撰文／插圖：葉曉文

香港是石屎森林？在四分之三的綠地上，記錄了三千多種植物，其中二千多為本地原生種，千多個為外來種，何其豐盛。植物本無罪，何處惹塵埃？因着人為因素，洋紫荊原本的名字幾乎保不住了；推土機「隆隆」而過揚起無數沙塵，輾平了幾多嬌蘭弱草？我又有時難過地站在破碎的土沉香前，為真正扎根本土的樹木哀悼……

蘭花·劫

香港雖為彈丸之地，卻擁有甚多品種的野生蘭花，共一百二十多種，足足是英國的兩倍。蘭花早在宋代開始成為「蒔花藝草」，其時相繼有蘭藝書籍面世，如南宋的趙時庚《金漳蘭譜》，王貴學《王氏蘭譜》等，對蘭花的形態

及栽培作出介紹。

蘭花為古今園藝愛好者爭相培植的對象，向來「有價有市」，除了面對非法採集的危機，也得面對城市發展所帶來的災難性影響。

經典例子莫過於鏽色羊耳蒜 *Liparis ferruginea*。全港原本只有三處地方長有此種，西貢深涌是其中之一；卻在十年前因私人土地發展的關係（私人土地內剷去樹木或植被均不受法律監管），令過去有溪澗、淡水沼澤等多種生境的深涌，驟然變成一片大草皮，鏽色羊耳蒜也從此消失。較近期的例子則有紫紋兜蘭 *Paphiopedilum purpuratum*，它是受保護的重要蘭花品種，部分長在港島區某工地中。其時工程在未有足夠的植物調查下開展，令花兒無辜受罪；後來民間發現問題後於網上談論，引起關注及投訴，才把工程暫且叫停。

洋紫荊·失

記得小一科學課教「香港常見樹木」，第一課介紹的喬木正是市花「洋紫荊」。洋紫荊的別稱是「香港蘭」，被發現的經過是這樣的：1880年，香港島薄扶林的鋼綫灣的海邊，一名法國神父發現一株不結種子的羊蹄甲，覺得很有趣，便用插枝方式移植至薄扶林道一帶的伯大尼修道院，其後再分插移植在動植物公園，並於1908年正式辨認為新品種。

洋紫荊的名字最具爭議性。我們讀了幾十年科學／常識，書本一直都是這樣寫：「香港的市花是洋紫荊。」1965年洋紫荊被選為香港市花，回歸後成為區旗上的圖案。香港基本法總則第十條中寫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是五星花蕊的紫荊花紅旗。」咦？奇怪，為什麼名字改了？將「洋紫荊」稱為「紫荊花」，略去洋紫荊的「洋」字。

是某種避諱嗎？有人指把植物連繫上政治未免「過分聯想」。讓我們再瀏覽最平民化的「淘寶網」吧；當你輸入「紫荊」這兩字，也自然而然地彈出另一種紫荊屬紫荊花 (*Cercis chinensis*) 的買賣資訊，而非我們熟悉的蘇木科羊蹄甲屬的洋紫荊 (*Bauhinia x blakeana*)！大家可自行推敲名字更改的背後原因，但毋庸置疑的是，這種科學上的不嚴謹會讓人把兩種植物混淆，造成誤會。

土沉香·滅

對香港人來說理應有極大意義，正因為小漁港盛產野生土沉香 (*Aquilaria sinensis*)，以運香販香而聞名，「香港」才始有芳名。

土沉香又名牙香樹、白木香，是原產南中國的常綠喬木。

王崇熙纂《新安縣志》，在卷二《輿地略·物產》提及香港地區往昔出產香木的景況：「香樹，邑內多植之。東路出於瀝源，沙螺灣等處為佳。」在夏天，你可看到一個個密被黃色短柔毛的綠色小蒴果掛在樹上。

令土沉香分泌樹脂方法有兩種，其一，天然真菌入侵樹幹；其二，人工地割開樹皮。晉代嵇含《南方草木狀·蜜香沉香》記載：「欲取香，伐之，經年，其根幹枝節，各有別色也。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為沉香。」簡明扼要地說出植物特性與取香方法。李白《相和歌辭·楊叛兒》曰：「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也見證古人火薰沉香的傳統。

樹脂愈厚，密度愈高，愈有價值；由於名貴，甚至有「植物鑽石」之譽，所提煉的最頂級精油可賣八千元一克，故常有內地「斬樹黨」非法盜木，砍收土沉香。曾屬香港特產的土沉香，情況極不樂觀，是近十年來蒙難最深的品種；現時超過八成以上的本地土沉香已遭殃，我們平日走於山徑，都能看到樹基遭受人為砍伐，被斧頭破出明晃晃的傷口的樹……

沉默了，香港，因土沉香得名，卻諷刺地被瘋狂亂斬、任人宰割。我們實在無計可施，只能為樹哀悼，為我城香港祈安。

推土機「隆隆」而過揚起無數沙塵，輾平了幾多嬌蘭弱草？

葉曉文香港青年文學獎小說公開組冠軍。畫家及作者，著有繪本《藉著此書說愛你》、小說集《殺寇》和自然圖文集《尋花：香港原生植物手札》。

島民，或隱者言隱

撰文／插圖：鄭單衣

初到坪洲，是友人請我去讀詩，卻鍾情於島民的自在。次日漫遊，更為周邊風光吸引，極想畫畫。

有天，按捺不住，就帶了畫具上島寫生，依依不捨的看落日，霞光，回家仍是興奮莫名。如此多次，終於在2005年搬來，也做起了島民。一住十年，倒是未曾想到的。

喜歡上寫作之前，我曾有過狂熱的畫家夢。狂熱到入迷逃學，家人不准再畫的程度。所幸，幾經曲折，繪畫的種子，終於還是重新發了芽。

當時，每望梅窩與大東山，日出，日落，都激動得很。我還常想到寫「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風箏……」的詩人卞之琳，更借用《斷章》中，那種可無限推衍的「互看」關係，來傳達當時的心境：

你在島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某處看你。

詩中人，看與被看，不論願意與否，都互為依存，誰也無法單獨抽離。為免久看生厭，才換角度與對象。

而坪洲看起來極像「凹」字，一平方公里，無來龍，無去脈，最高峰手指山，高不過百米。實在平淡無奇，看頭不大。

若問坪洲人，坪洲有哪些好，多半說，水好，大嶼山水。其次，島外風景可觀，可360度看。對那些專為坪洲而來的人，這回答相當誠懇。

但來坪洲，其實還可不為坪洲而坪洲。或，非為坪洲而坪洲。哥倫布發現美洲，原本也是為印度而去的。所以，初來乍到，一有機會我就四出畫畫，或是搭街渡去神樂院，再行山去梅窩，約三到五小時，途經銀礦灣海灘，游完泳，再搭長洲船回來。

我曾常在大嶼山中神行。比如，帶上畫具由梅窩搭車去長沙海灘，再往前去石壁，上觀音廟打坐，或南行去分流砲台，到貝澳，再回梅窩，等等。我還去過草洲，石澳，南丫島等地寫生，常引來路人好奇，於是，又改了卞先生詩：

你在島上畫風景，畫風景人在背後看你。

如此，不知不覺，我已變得黑黝黝，甚至以坪洲人自居。坪洲人該怎樣，無明文規定。戴草帽，踩單車，帶魚竿，背畫具……長穿拖鞋，時常赤膊，我想，就差不多了吧。

住島，最大不便是出入受船期限制。老島民都懂得計劃，安排外出及往返行程。和南丫島、長洲相較，中環清晨三點仍有船回坪洲，很方便夜貓子。另外，坪洲也要安靜得多，平時稀疏的遊客，多在中午到來，日落前搭船離開，且多在大街，手指山之間逗留。

其實，坪洲最有繪畫感的時段應在早晚，日出與日落期間，迅速變幻的光影把小島裝點，有如路遇美婦，惹人駐足，甚至尾隨。

我因此常常六點即起，守候日出，留連在遊人罕至的南灣尾，手指山東南，迪士尼對面的釣魚翁，以及大利島靠偷景灣航道一帶。早上畫完回家，下午又去追逐落日和周邊美景。有時，文字不能表達的，繪畫卻輕易做到。

人發文藝夢，迷信所謂識審美與表達的人生。便是陷入卡夫卡式的困局：並非克服障礙去圓夢，往往，是被障礙克服着。

為防半途夢碎，找地方繼續做夢，既有機緣，也是能力。坪洲因此住着不少我這樣的人，有詩人，作家，畫家，設計家，陶藝家，音樂人等，大多與坪洲人一樣：和合，友善，惺惺相惜。可見，島民如我者，也並非坊間傳說的那樣，是翩翩然若陶潛，浪漫隱居去了。

誠實的說，與寸土尺金的港九比，在坪洲，障礙克服起我等來，會吃力好多。或許，這也叫浪漫隱居吧。從非為坪洲而坪洲，到為坪洲而坪洲，寫詩畫畫，便也是隱者言隱了。

(2015年5月17日／在坪洲)

《丟失》 鄭單衣

快船往返於斯，因為心在高喊着，快 我們如箭在弦我們奔向碼頭…… 我們逃逸的慾望本無目的 但，船在咆哮用船的邏輯 那島，任意的看着我們抵達，就像看着血正抵達別人的傷口—— 海…… 永不癒合 因為被看見，因為心和肺都要越過錯動的人頭和肩胛閃爍，蠕動…… 在小巷盡頭我們透過機器看海，高喊着快，快看啦那被機器看見的軟件動物正起伏 當我們，雙眼微睜想起那不會發生的旅行，往返，快 交換體液…… 直到心力交瘁

時間的雲從頭上飄過

撰文／攝影：蘇家進

五年前，一位朋友帶我去了東龍島露營，他在營地裏用了三個小爐頭煮了一頓豐富的晚餐，六餸一湯，再加上冰凍可樂，然後我們一起聽着海浪聲吃飯，多麼的逍遙。還記得那天手機收不到信號，感覺與外界隔絕，遠離煩囂，於是我就喜歡到郊野公園行山及露營了。

每當假日、周末，一有空都會約數位朋友到郊外行山或露營，鳳凰山觀日、大東山爛頭營、塔門、浪茄、西貢郊野公園、大帽山等，都去過了，每次都帶着相機，拍下山上的風光，或是俯瞰城市的景色。直至2013年6月，我看了一段新西蘭的縮時影片後得到一些啟發，為自己開始了以一個一年的拍攝計劃——用縮時攝影的方法記錄香港的郊野景致。

我到以前去過的郊野地點再拍一次，有的也去了十多次，為了是拍下精采的變化。日出日落的色彩、春季雲海的流動，以及郊區星空的轉移，我都透過縮時影片把它們濃縮並重現在眼前。可是拍攝縮時影片最需要的是——耐性。三十秒的影片，等閒花上一小時來拍攝，星空更要三至四小時，是一種十分耗時的攝影活動。在郊區拍攝縮時影片，我都放慢了我的節奏，呼吸着清新的空氣，暫時把工作煩惱放下，壓力盡減。坐在石上欣賞日出，期待着下一刻的變化；躺在地上欣賞星空，期待流星在頭上劃過。這些體驗，無法在繁華的市區中感受，在市區拍攝，總是要呼吸着混濁的空氣。

在這一年裏，我的確是用了很多時間來拍攝，吃了不少「白果」，但我還是堅持把影片完成並發布至網絡，藉着影片讓更多人知道香港的美麗的一面。

影片於葡萄牙的影展中，贏了四個國際獎項，其中"1st Prize in Mountain Tourism"（山景旅遊）給我最大驚喜，證明香港的山野景色，不遜色於外地。郊野公園是不應用來發展的，郊野公園一經發展，再建設一個人造綠化區域，也無法取得相同的效益，更何況我們不可能用金錢去衡量它的生態價值。

雖然我把影片公諸於世，可是，光看我的影片並不足夠，因為郊野公園的美，不單在於美麗的景色，還需要每個人親身去感受。也許，你也能放下「時間就是金錢」的觀念，來郊野公園走一趟。這不會令你失去什麼，反而得到的，更多。

「還記得那天手機收不到信號，感覺與外界隔絕……」

蘇家進 (Francis So) 著名「縮時攝影 (Time-lapse)」攝影師，在葡萄牙塞新布拉電影藝術及旅遊節連奪四獎，包括「山景旅遊組」冠軍。他的影片可上Youtube鍵入Franso搜尋。

遍數 荒島嶼排

撰文／攝影：梁榮亨

一些杳無人煙的荒島嶼排有什麼可觀之處？

假如你有幸攀遊經常巨浪滔天有東海獨秀峰之稱的東果洲之巔，也許會有一種壯懷激烈、高瞻遠矚非一般的感受；南果洲泛舟穿遊三叉洞，可以細味神話故事「鎖龍傳說」；走上北果洲銀瓶頸，則能俯瞰世界級六角柱羣「地嶽岩」野外奇觀；此外，還有吊鐘洲民間傳說「巨鐘沉海」，以及由筆者命名的「金魚擺尾」天然奇景。

至於破邊洲「神削峽」、橫洲「海上宮殿」、火石洲「空難紀念碑」、東海「四大名洞」，都是遊人嚮往的著名勝景。而西貢內海與橋咀為鄰的大鐘洲，其地質奇觀「青瓷岩畫」和「菠蘿包石陣」，堪稱數量驚人。香港島南部海域的火藥洲頂部火藥倉庫遺迹，沿岸凝灰岩構成的千層石景觀。羅洲、頭洲、五分洲、銀洲等奇岩，各有異景。

其他還有蒲台羣島中的螺洲、螺洲白排、宋崗、橫瀾島等。西部海域索罟羣島的大小鴉洲、孖洲、頭顛洲、圓崗洲、樟木頭等。還有龍鼓洲、沙洲、大磨刀、小磨刀等。東北部海域的赤洲、豬頭洲、往灣洲、娥眉洲、鴉洲、燈洲、三杯洲、弓洲、獨牛洲、鬼洲、虎王洲、印洲、筆架洲、扁洲羣島等。

奇觀秘穴 人罕至

每一個荒島嶼排，各具特色，各有觀賞價值。例如：橫瀾島賞本港最大燈塔，大鴉洲參觀船民營遺迹，小鴉洲俯覽國際沙灘大王灣，龍鼓洲尋覓西海遺鞭，沙洲橫渡本港最美麗連島沙堤，弓洲眺賞鵬海奇觀「獅子滾球」，海下灣海岸公園扁洲羣島銀洲訪遊野外奇觀「海上浮龜」，西灣山下突擊與神話故事「鎖龍傳說」有關連的大小圓洲。

還有奇趣天成的五分洲「穿岩秘穴」、螺洲白排「薑葱焗鯉石」、羅洲「睡虎石」、鬼洲「鬼面崖」、黃泥洲「貓眼洞」、豬頭洲「摩天崖」，以及由筆者命名氣勢磅礴的赤洲「赤漠迷城」。

然而，要遊覽上述島嶼，部分孤懸浩海，稍有風浪，危機四伏，又沒有碼頭，難以登臨，兼且交通不便，惟只有這樣，它才可以保持最原始和最寶貴的特質。

香港雖然是一個高度現代化人煙稠密的城市，但仍然擁有廣闊迷人的郊野景色，尤其是偏遠離島荒嶼的原始氣息，更屬寶貴。而每個海域地區水質、地質、地貌構成不同視野和景觀，以香港這一個彈丸之地，其生態及自然景觀可謂得天獨厚矣。香港世界級自然景觀，來自火山岩及沉積岩形成的海岸線和海島荒嶼，現時大部分荒島嶼排位於漁農自然護理署管理的郊野公園、海岸公園、地質公園範圍，受到保護和保育。隨着時代巨輪的轉動，這些荒島嶼排會受影響嗎？

「遊覽上述島嶼，部分孤懸浩海，稍有風浪，危機四伏…… 惟只有這樣，它才可以保持最原始和最寶貴的特質。」

梁榮亨《香奇景探勝遊》作者，「友晷之友」總領隊，1988年開始於報刊撰寫旅遊文稿，即將出版專門介紹香港150個荒島嶼排的旅遊書籍。

235個島香港總面積約為1,100多平方公里，海島面積接近300平方公里，官方紀錄我們共有235個島嶼，除了較大的大嶼山、香港島、南丫島、赤鱗角、青衣、滘西洲、蒲台、長洲、東龍洲、吉澳、塔門、鴨脷洲、東平洲、馬灣和坪洲之外，我們還有超過200個荒島嶼排（很多小至只能容納一至兩人），其中香港東部及北部海域各有約五十個。不少荒島嶼排有着相同名稱，例如以青洲命名的就有四個，黃泥洲和銀洲各有三個，至於龍船排、光頭排、白洲、大洲、羊洲、圓崗洲、大頭洲、烏洲和烏排亦各有兩個。

我們的 大浪西灣

撰文：方禮年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陶淵明這兩句詩，相信你都聽說過了；其實何嘗不是我的寫照呢。有那麼一段日子，我每個月總會有一至數次遠足也即「行山」之旅，三數友好共行有之，參加有人領隊的攀山涉水累極自也樂極的行程有之，甚至有人爽約仍要獨個兒由早到晚走一段途中幾乎只與高與人齊的長草或昂頭才見頂的高樹結伴卻難得遇上人或人影的路途，差點在日落前已無水無糧更沒有手電筒照明也不知還要走多遠才走到有燈光之處。到如今，能安然無恙一口氣道來，自會美化了不少回憶。

回憶中，最難忘的一個地方，不是之一，哈，毫無疑問是西貢的大浪西灣。說是大浪西灣，而不加說鹹田灣，多少有點偏愛了名字；大浪也好，浪大也罷，都是實況，灣以實情命名，再加一西字，無疑令人多添點點遐想。不過，倒也曾有人因為浪游或其他原因，給大浪捲走了生命，也難免思之神傷。已是久遠的回憶。忘不了，也有濃淡之分，有些也真宜放下，路才可以走下去。然而……

總有些什麼令人放不下的。例如說，數年前，竟然有人要在大浪西灣附近建什麼「豪」宅，不單是靜雞雞的計劃，而早已是悄悄地做了什麼平整工程之類。新聞報道說是在西灣附近，加上缺了一片綠換上一樞黃有如「鬼剃頭」似的新聞圖片，我雖未能十分確定有多遠近，看着聽着多少有點驚心。基於諸如交通供電供水排污等設施的因素，對大浪或鹹田還有附近的海灣不可能沒有影響。你知道的，我不懂更從來不愛政治經濟等勞什子，也懶理什麼你不管政治但政治卻管你這種非要壓死人不可的話，更對發展是硬道理這種道理不太以為然，但近年算是略知邊沁「功利主義」的大原則，就是追求「最大幸福」（你大可參看維基百科「效益主義」條）。用「功利」或「效益」來概括，可能令人有點恥於或羞於啓齒和採用，但有時不得不權衡實況時，也未嘗不是可參考的「原則」。以此作準，要在大浪西灣附近「發展」出那麼一個只對少數甚而是極少數人有利的「建設」，怎說也是說不過去的。

小生命在白沫中漂流

西貢一帶灣多且美；美在水清且活，但好些能「得」交通之便，已算是稍合功利主義而發展了。你就走一趟吧。經由赤徑，不要多想要攀登赤坑石澗和蚺蛇尖，畢竟太刺激太危險了，逕往鹹田和大浪兩灣好了。看看淡水怎生經由我稱之為小河的溪水自陸地貫穿沙灘而與海水鹹淡交流；白浪又如何在大片石灘沙灘上層層疊疊綿延不斷推向陸地，有魚游不用說，還有不難看見的小蟹小螺在淺水石罅間出沒，更有一時在眼前輕易就「消失」的小生命在白沫中漂流，人與小生命，都可互不相干而自得其樂。這些我都說過不止一次了。還有，兩灣說是相連，其實中間凸出了一個小山坡，正好可以登臨回望與前瞻，原來之前走過的沙灘差點要跳進去的海是這樣的；走過一點點起伏山路好像有點累之後，卻又是另一番景觀。面向同一片大海面，同是沙灘，有沙多得好像很厚很厚的軟牀，有碎石多至如瘦骨嶙峋，沖過來的浪花就大有不同。自然造工，比人工設計更美更妙，不親身走過看過，如何言說解釋，都難盡得其妙趣。

時間無言，多少年，人走過，有足迹，有字迹，有心事，自也有故事；看網上的一些統計數字，人數在都在上升。如此看來，誰也不宜不該說要獨佔甚而破壞這片天地，才可說得上是分享。

曾經，我在這段踏沙涉水登山的路上，留下過友情的足迹，也在一伸手拖拉之間譜出了一個愛情故事。再跟你細說，也嫌有點膩了；況且，就算沒有這些，你我這邊走過去，那邊走過來，美景當前，心曠神怡，「一時」之樂也夠樂趣無窮，何必要「私有」這天然美景呢；就算要建設要破壞，就由自然去自行去做好了；人，在其間，這一代走過，那一代走來，世世代代，自由來去，得益的人無盡，才最能體驗功利主義的真諦。

「人，在其間，這一代走過，那一代走來，世世代代，自由來去……」

方禮年穿梭於媒體、大學、小學之間，既編也寫亦教更讀。結集及選集有《香港足跡》、《尋覓》、《香港書店巡禮》（合著）、《香港文學小說選》（入選一篇）。

香港郊野公園：夢與價值

撰文：林超英插圖：Sarene Chan

「夢裏我走向羣山，來到岔口，左邊走向較矮的山坳，右邊的小路指向高聳的山嶺，選了右邊上坡，來到眼前的山峰，發現前面有更高的山，唯有再往上走，如是者多次失望，多次以盼望的心情再上路，途中有少許驚險的攀爬，不過終於到了臨近懸崖的制高點，逗留片刻，視野遼闊，胸懷舒暢，繞到山後，右拐徐徐下山，左面是大海，途中經過溪流和村落，部分尚有農耕，部分則已荒廢，來到海邊，沙灘廣闊，水清沙幼，海的彼方有山嶺橫互，忽然來了比人還高的湧浪，幸好站得高沒被捲走，沿着小徑再往前走到了渡輪碼頭，上船後才知途中會靠泊荒涼小島，那裏有紅樹林和鳥類保護區，可惜不能久留，船很快回到港內，已是黑夜，但見巨型廣告牌炫目襲人，上岸後人頭湧湧，擠迫不堪，高樓間的縫隙滿是車輛，川流不息，嘈噪萬分，廢氣充斥，呼吸困難，人在窒息感中夢醒。」

我靠什麼治好夢魘

某年墮馬，腦部動了手術後，每晚都與無數的「夢」糾纏，只要閉上眼睛，心中就立即呈現紛雜的影像胡亂疊加和串連，腦海不斷波濤洶湧，整夜無法真正睡眠，造成很大的困擾，後來想了一個辦法，上牀後主動「靜觀」過去旅途中所見的山川風景，例如站在喜馬拉雅山脈脊線俯瞰腳下羣山的影像，發現頗能鎮壓失控的胡思亂想，經過時間不短的鍛鍊，「夢」開始略有故事內容，而不再是無意識的影像亂流，雖然跟正常人比依然不算完美，但已經是康復路上的跨越式進步。

當然夢中的故事次次不同，但是重複出現的山嶺、河溪、大海等，大致都是大自然的風光，為我帶來稍為安寧的睡眠狀態。過去數十年山野行旅所見的美妙風景，無意中成為最佳靈藥的儲備，解救了腦部受傷衍生的後遺症。我在香港「行山」，絕大部分走在郊野公園之內，透過這次親身體驗，我深刻體會到郊野公園對人的身、心、靈的正面作用，以及香港郊野公園蘊藏的無法以金錢計算的價值。

香港不斷有人指郊野公園「浪費」地方，認為應該切割郊野公園土地用來建屋，並聲稱可藉此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這是站不住腳的悖論，持有這個看法的人們基本上只懂「價錢」，不懂「價值」。

郊野公園不宜居

先談悖論，只要細心看高空航攝照片或者高分辨率衛星圖片，便可清楚見到香港可供建設公屋和居屋的平原地很多，「沒有土地」的說法絕不成立，因此根本沒有需要向郊野公園開刀。

再檢視郊野公園的實際情況，它們成立時以水塘集水區為設計起點，也因此基本上是山區。飲水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因此香港的集水區從來嚴禁任何污染，包括不得住人排污，此外香港的山勢陡峭，到處隱藏滑坡的危機，在山裏建屋是漠視地理條件和製造事故，因此郊野公園是不能用來開發的。我們又必須從以前的屯門新市鎮和相對近期的天水圍新市鎮汲取血的教訓，認識到把基層市民集中遷去遠離市區和沒有就業機會的地方，會因為無聊與無助的氛圍，製造家庭悲劇和社會問題，負責任的政府不可以重蹈覆轍，再把人們流放到不毛之地。

郊野公園遠離支援集中居民點必要的條件，包括道路、食水、電力、煤氣、電信、排污渠道等基礎設施，還有作為生活關鍵的就業機會，前者勉強可以花天文數字的巨資興建，後者卻不可能憑空以魔術變出來，因此在郊野公園建屋解決香港廣大市民房屋需求之說，是沒有經過城市規劃專業研究的空想，徹底脫離生活的現實，如果勉強要在郊野公園內建屋，恐怕只有想擁有無敵風景而又不怕沒有職業的富人才能住進去，但是這樣能解決香港廣大市民的「住屋問題」嗎？

靈魂需要空氣

以上談的是理性角度，不過郊野公園對香港人最重要的地方，是平等地為所有人提供一種無可替代的價值，不論貧富都可以去呼吸一口新鮮空氣，置身寬敞的天、地、海之中，釋放城市擠迫生活造成的精神壓力。站在山巔之上，不管是鳳凰山還是無名山峰，頭頂穹蒼，腳踏大地，享受靈氣浸淫，重拾做人的根本。行進在山嶺之間，路徑蜿蜒曲折，風光柳暗花明，以腳步寫下人生的軌迹，以汗水洗滌塵世的勞累，山我融為一體，返回城市，山嶺的惦念成為生活的支撐。

轉個角度，郊野公園讓我們看到蘊含多樣生物的生命世界，春天滿山欣欣向榮的嫩綠、四季輪流盛放的野花、清涼靜寂的樹林、多采多姿的蝴蝶、蜻蜓、飛蛾、雀鳥等，滋潤大家勞累到枯竭的心靈，抵銷城市埋在我們心中的冷硬。又或閒坐山野，欣賞藍天雲卷雲舒，夜觀星空，細賞銀河星月，感應長宙廣宇，然後知自己的渺小，心中生起

安寧。

盈利不能凌駕「價值」

以上所說的感性經驗，觸及靈魂深處，到過郊野公園的人大概都能感應和理解，也因此明白郊野公園擁有的無窮價值，以及認同它們是香港人非常珍貴的共有資產。遺憾的是少去郊野公園的人，出入汽車代步，室內日夜空調，失去了與自然的連繫，根本無法與天地萬物產生感性共鳴，也因此看不到郊野公園的「價值」。在他們來說，土地是金錢的代碼，郊野公園的土地與城市他處無異，只要「價錢」上說得通，沒有理由不加以利用，不過在風光如畫的郊野公園內插入幾座盡攬美景的別墅，平民百姓要站在屋後看風景，等如把老鼠屎掉入白粥，很小的干擾造成巨大的破壞，是把個別人的一次性金錢盈利置於全港所有人都有份而且永遠存在的價值之上，這是他們不管或不明白的。

郊野公園不能建屋道理簡單不過，硬是有人要拿郊野公園土地用於個別集團的「地產項目」，反映至今社會仍然有人未明白或不重視郊野公園對整體香港人的「價值」，最近幾年的辯論，說到底是「價錢」與「價值」的對壘。

「平民百姓要站在屋後看風景，等如把老鼠屎掉入白粥，很小的干擾造成巨大的破壞，是把個別人的一次性金錢盈利置於全港所有人都有份而且永遠存在的價值之上，這是他們不管或不明白的。」

人與自然的觀念數百年經歷更迭，滿佈戒懼、征服、利用，或者，我們必須問早已提出的問題：「發展」有它的盡頭嗎？

「廟牆的剝落下祭物投影蒙塵上一堆香燭停息久了風涼着薰黑的缺口廟角下焦灰碎散飄濃船骸的長影一個老婦顫拿着燒香吃力地移近門檻一步一步跨過斜光尾隨濛煙繚繞入廟內」

這是鄧阿藍1979年秋投稿《大拇指月刊》的組詩〈蒲台島二首〉的其中一首〈海前的廟宇〉。

廟宇殘舊，漁人老去。詩人唏噓的是大家走進城市，忘記了荒島與島上日夜守護大海的漁農。其實香港文學很多以郊野為題、反思都市化的優秀作品。

事隔卅多年，香港走上了地產的不歸路。

活在城郊緊密相連之地，我們在悠然又熱切的足跡行腳之間，面對發展的尖銳，無法不猶豫。消失中的荒蕪，在尚未消失以前，仍在我們腳下。

來不及唏噓，且讓我們仔細珍視。

後記

天涯海角：發展有盡頭嗎？

統籌：黃靜協力：蕭曉華、陳伊敏攝影：徐子豪、譚志榮、梁俊棋部分圖片由作者提供